



出卖心的人

〔德〕威·豪夫原著

〔英〕斯·梅德节写

陈伯吹译 陆元林画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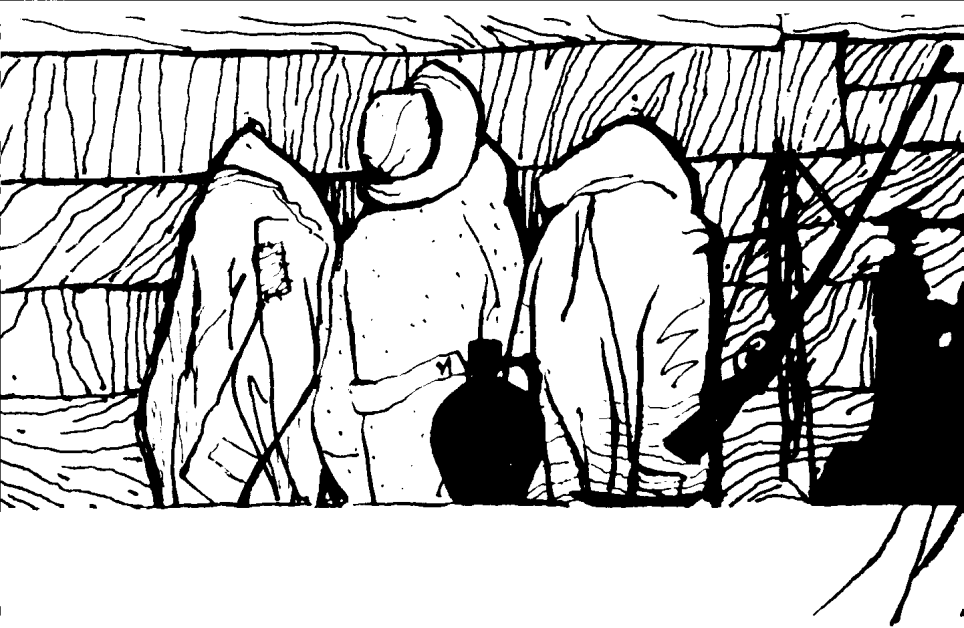
彼得·蒙克和他的妈妈老巴巴拉·蒙克，一同住在黑松林里头的一间小木房子里。这树林子里的松树，比在不论什么地方找到的松树，都要高大些和粗壮些。

他的爸爸已经死去了好几年，现在是彼得独当这个烧炭的工作了。

他整天坐在冒烟的树桩旁边，弄得满身污黑，并且性情暴躁，每到星期六，他就赶到市镇上去，卖掉他一袋又一袋的炭。

彼得厌恶他的工作。当他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常常对那围绕在四周的高大的松树，说出不满意的话来。





“这是一种低贱的生活！难道我只能做一个穷苦的烧炭人？那些吹鼓手、钟表匠、玻璃匠都非常快活。当星期日的黄昏，他们跑出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用羡慕的眼光去注视他们。但是，当我洗过了澡，穿上了好看的短外套，扣着镀金的钮扣，还套上了红袜子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只看了我一眼，就说：‘看彼得·蒙克，这个烧炭的，倒也穿上了好看的衣裳啦。’”

一天又一天，彼得老想他可怜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早晨，他想起了他的爸爸曾经讲过那么一个“小玻璃人”的故事：他住在松树林里面，用魔术使人富有起来，而且交上好运。彼得的爸爸曾经说过，这个希奇古怪的小神仙，穿的是玻璃衣裳，有时候在人面前出现，当有人能够一句也不错地背诵那个古老的山歌的时



候，就变得很和善，并且送给人很多的钱。

彼得竭力想背诵出那个山歌，以前他曾经听见他的爸爸重复唱过好几遍了。他还能够不费力地记起头三行来：

在松树林里头，您看守着您的黄金，
您啊，一定活上了好几百岁的年龄。

那一棵最高的松树就是您住的地方——
但是不论怎么样，彼得总不能把那个山歌的末了

一行背诵出来。

他就决定把这个“小玻璃人”的故事去问他的妈妈，看她能不能够记起他所忘记的一行来。

巴巴拉很高兴地讲到这个住在松树林里头的、出没无常的小神仙。她说他只有两尺来高，当他出现的时候，常常戴着一顶阔边的漆着颜色的小帽子，穿着黑外套、白裤子、红袜子，都是用玻璃做的，又细又软，当身体摆动的时候，能够随意弯曲。他只出现给那些在礼拜日正午十二点钟到下午两点钟诞生的人看的。

“你，我的儿子，”巴巴拉说，“可以有希望看见他，因为你恰好是礼拜日正午十二点钟诞生的。假使我们能够背诵得出那个山歌，你必定有一天能够看见这个小玻璃人。”

“你能够背诵得出来吗？”彼得很着急地问。

这个老妇人交叉着她的双臂，点点她的头，想试试看背诵一下，她从前常常听到她的丈夫背诵过的。

在松树林里头，您看守着您的黄金——

“是了，这就是了，”她叫喊起来，“让我想想看，现在要怎么样子背下去。”

在松树林里头，您看守着您的黄金，
您啊，一定活上了好几百岁的年龄。

那一棵最高的松树就是您住的地方——

她背到这里就停住了。“我不能再背下去，”她说，“你的爸爸从来没有背出过那末了的一行。我猜想，为什么他不能够使得这个小玻璃人出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“我能够断定说，我曾经听见我的爸爸背诵出这整个的山歌来。”彼得很烦恼地说。

“是啊，但是当他跑到松树林里头那个小矮老人住的地方去时，却常常忘记了这末了的一行。”老巴巴拉说。

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当彼得穿过松树林的时候，他一试再试地、要想出那个山歌的末了一行。

他不一直跑到干活那儿去，却走到松树林的僻静的地方，那儿的树长得又高又大，象力气很大的巨人，看上去它们似乎在互相点着头，彼此轻声地讲着树林下面人们所不知道的秘密事情。

“是了，这儿一定是小玻璃人住的地方了，”彼得这么想，“让我念出我所知道的几行山歌，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”

他站在一棵松树的前面，脱下了帽子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“您好，玻璃人先生！”他的声音颤抖着开始说，“我万分愿意见您，我恰好是礼拜日正午十二点钟生下来的，我想您的那个喜爱的山歌是这样唱的罢：





在松树林里头，您看守着您的黄金，
您啊，一定活上了好几百岁的年龄。

那一棵最高的松树就是您住的地方——”

当彼得唱到这儿停顿了，他瞥见一个奇怪的景象：
仿佛有一个小小的滑稽的人物，在树后面探望。这个小身材的人，戴了漆着颜色的帽子，穿了黑外套、白裤子、红袜子。但是这个奇怪的小人物，在很快地探了一探之后，就不见了。

“跑回来，玻璃人先生！”彼得喊着，“请跑回来，我看见您了，不要戏弄我，请走出来，让我见见您吧。”

只有一种簌簌的声音，从树后面传出来。彼得跑过去寻找这个小人物时，却看不到什么，只见一只美丽的松鼠，正从树干上爬上去，蹲在最高的枝上，它那明亮的眼睛，在恶作剧似地望着他。

彼得觉得使小玻璃人出现几乎要成功了。真的，只要背出山歌的末了的一行就行了。

彼得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竭力想背出那末了的一行，这个时候，松鼠就在这棵高树上，从这一条枝上，跳到那一条枝上，一会儿在嘲笑他，一会儿又似乎在鼓励他，卷曲着它美丽的尾巴，用尖锐又有趣的眼睛瞅着他。

彼得一行接着一行地背下去，左思右想，要想出和这“方”字押韵的那个字来。这时候，小松鼠仿佛有一个人的头，戴着小的玻璃帽。隔了一会儿，仍旧是一只小松鼠，它却穿着黑外套、白裤子，在它的后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袜子。

“只要我知道那末了一行就行啦！”彼得失望地叫出来。抬起头来望着这棵高大的松树。

等到松鼠不见了，彼得才忧郁地离开这儿去干活。



三

黄昏时分，彼得回到家里去，心里仍旧想着今天早上所看见的那个奇怪的小人物。

他虽然疲倦了，可是不由自主地再跑到那棵高树那儿去。他穿过树林，象在梦里一般地走着，他以为他听到了在他的后面，有轻缓的脚步声。他飞快地转过身去。一个人也没看见。他再急匆匆地向前走，现在脚步的声音来得更响些，更快些，好象鞋底轻拍着地面，随后有一个微弱的、颤抖的歌声，在他耳朵里响着：

在礼拜日诞生的人会看到您的脸庞。

彼得站定了，他的心跳动着。这就是末一行！他听到了这末一行！这一定是末一行！

他焦急地在浓密的森林中东张西望。一个人也看不见。那拍塔拍塔的脚步声再也听不到了。

“没关系，”他快活得叫起来。“我猜到了。这一定是我所要的末一行。”他就蹦蹦跳跳地跑到那棵高大的松

树那儿。

他再一次脱下他的帽子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赶快背出来：

在松树林里头，您看守着您的黄金，
您啊，一定活上了好几百岁的年龄。

那一棵最高的松树就是您住的地方，
在礼拜日诞生的人会看到您的脸庞。

“彼得，不完全对，”一个细小的、美丽的声音传过来，“但是，你配得上来看我，所以我就在这儿了。”

在松树下面，站着一个小老人，穿着一件黑外套、白裤子、红袜子、黑靴子，还戴着一顶漆着颜色的小帽子。他有一张和善的、有皱纹的脸，还有一簇小胡须，细得象蜘蛛织网的丝。他的衣裳全部是玻璃的，当他走动的时候，象绸缎样地会折叠着。一个小小的玻璃烟斗衔在他的嘴里。

“是的，彼得，你得到那末一行真不容易，”小老人笑着说：

“你向我要求些什么？我猜想是钱吧。”

“我是一个穷苦的人，”彼得说，“我一天到晚做着苦工，没有享受快乐的时候。我的工作乏味的，谁都瞧不起我。如果您能够把我变做一个富人，那我就快活了。”



“彼得，”小老人说，一个严正的声音穿过青色的烟斗，“我曾经把这个愿望允许过别的人，但是没有使他们更加快乐一些。你是不是也愿意过着懒惰的游荡的生活？”

“哦，不，”彼得说，“我只要求有一个好一点儿的行业，并且有很多的钱。您不否认一个穷苦的烧炭人是会给人家瞧不起的，而那些钟表匠和玻璃匠都比我幸福，谁都尊敬他们，称赞他们。”

“你们是一批多古怪的人，”小老人说着，微微一笑，“我可以打赌，如果你是一个玻璃匠，你就愿意做一个木材商；如果你是一个木材商，你就愿意再做一个别的什么了。虽然如此，我在谁的面前出现，就允许他提出三个要求，这是我的规矩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要求些什么？”

“啊哈！”彼得快活地喊着，“玻璃人先生，您真是一个好人。我的第一个要求是：在这个乡镇上，使我舞跳得比谁都好，并且口袋里老是装满了钱，象希茨克哈一样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富有的人。”

“你真是一个多么愚笨的人呀，彼得，”小玻璃人嘲笑他说，“你的要求是会跳很好的舞，口袋里装满很多的钱，象那个高个子希茨克哈吗？来，再把第二个要求挑选得聪明一些。”

“好吧，”彼得说，“我愿意有一片最好的玻璃厂，就开在这儿邻近的地方。”

“就只有这个了么？没有别的东西再要添上了吗？”

“哦，我想您再可以给我一匹马和一辆车子。”彼得说。

小玻璃人把他青色的烟斗，砸在树干上，立刻砸得粉碎。“你多么愚笨呀！”他喊着，“假使你的玻璃厂开得兴旺起来，你要买多少马和车子就有多少。”

“我仍旧要有第三个要求，”彼得说，“恐怕在您想起来，我是缺少一点儿见识，您可以给我一些。”

“不要多说了，”小玻璃人回答，“我知道你将要给自己搞出许多麻烦来，以后你就会喜欢这第三个要求，它会使你得到一些安静。”

他从袋里掏出一个小袋来，说：“这里有两千块金元。你能够用来买一片漂亮的玻璃厂。要好好地过



活，勤勤恳恳地做工，我一定会做你的好朋友，随时来看看你，因为你太没有见识，我想你是很需要我来帮助你的。”

说完这些话，小玻璃人就从口袋里掏出另外一个精美的玻璃烟斗，装上松果，点上了火，送到他没有牙齿的嘴里吸着。

他默默地吸了一会儿，看着青烟一环又一环地升到天空中去。于是他向彼得微笑，祝他幸福，随后隐在烟雾里不见了。



四

彼得蹦蹦跳跳地跑回到家里去，把他的好运气告诉了妈妈。

“明天，”他喜洋洋地说，“我将不再是一个穷苦的烧炭人彼得。我将是一个漂亮的玻璃厂主人，瞧这一袋钱吧，里头有两千块金元呢。”

善良的巴巴拉住在烧炭人住的小房子里三十年了，倒也十分快活和知足。但是听到彼得讲着一个美好的生活，她立刻就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起来。

“你妈妈是一个富有的玻璃厂主的妈妈，”她说，“当然啦，我将要赛过邻人伊莉沙白和琪恩，不久我上礼拜堂去的时候，将要坐在有钱的人的中间了。”

第二天，彼得买到了玻璃厂。在开头两个星期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每一个车间里，来来往往地走着，一会儿看看这间，一会儿看看那间，问各种问题，惹得工人们好笑。

他觉得最有趣的是看吹玻璃泡。他自己也常常去

干，用玻璃熔料吹出各种奇怪的形状来。

但是很快地他对这个新玩意儿厌倦起来。以后每星期只到厂里来两次，后来常常有几个星期不到厂了。

现在常常可以在跳舞厅里找到他，因为他的第一个要求是被允许的，他的脚一碰到地板，两条腿就觉得发痒，仿佛它们在跳华尔兹舞，他就这样地跳起来了，除了跳舞以外，在他的生活中仿佛没有旁的的事情了。

高个子希茨克哈也在那儿，他的口袋里照例装满了钱，彼得想到自己的口袋里也常常装满了象高个子希茨克哈一样多的钱，非常快活。

